

大唐双龙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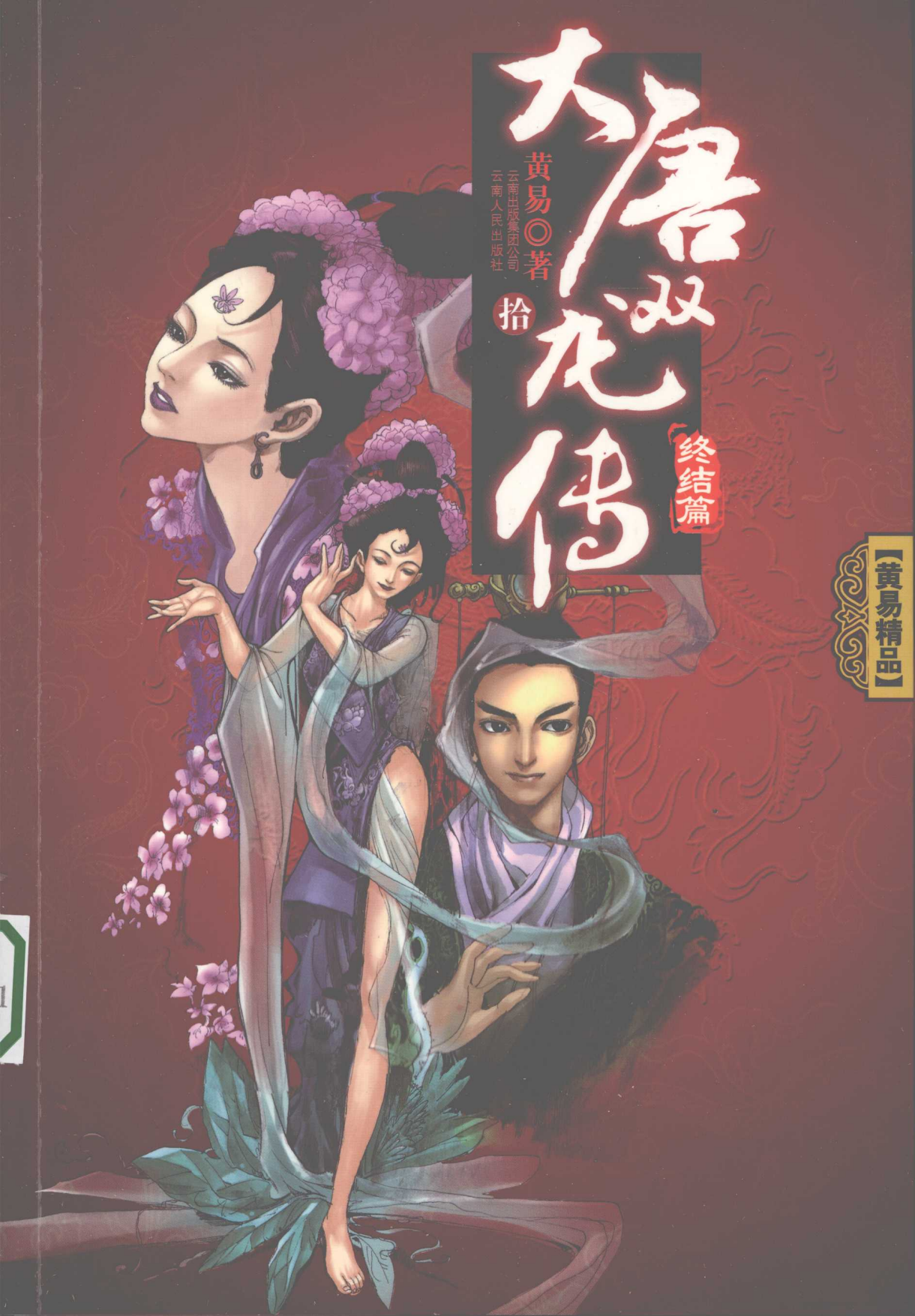
黄易◎著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拾

终结篇

【黄易精品】



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 拾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：23-2009-0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唐双龙传.拾 / 黄易著. —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
ISBN 978-7-222-06145-3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70429号

大唐双龙传 拾

黄易 著

策 划：英特颂
责任组稿：周 琼
责任编辑：吴 虹
 钱 勇
特约编辑：邱玲琦
责任印制：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680×980 1/16
印张	248.75（全十册）
字数	5007千（全十册）
版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145-3
定价	298.00元（全十册）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怎么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长安城图 | 001 | 第十章 | 爱之真谛 | 206 |
| 第二章 | 贞观钱庄 | 024 | 第十一章 | 邪王本色 | 228 |
| 第三章 | 未竟之愿 | 050 | 第十二章 | 群魔乱舞 | 253 |
| 第四章 | 打响头炮 | 076 | 第十三章 | 算尽机关 | 276 |
| 第五章 | 阵势大乱 | 100 | 第十四章 | 唐宫遇险 | 301 |
| 第六章 | 最后抉择 | 126 | 第十五章 | 龙符虎符 | 326 |
| 第七章 | 大唐国宾 | 147 | 第十六章 | 玄武门之变 | 343 |
| 第八章 | 一夜恩情 | 165 | 第十七章 | 外族联军 | 364 |
| 第九章 | 急转直下 | 185 | 第十八章 | 贞观之治 | 384 |



后记

406



第一章 长安城图

徐子陵随李靖进入洛阳宫城，直抵皇宫内苑，李世民早在书斋等待，见徐子陵到，大喜迎入坐下，其手下包括李靖在内，均退出书斋去。两人目光相触，均生出肝胆相照的亲切感觉。

李世民道：“我刚接到父皇诏书，着我返回长安，你们的情况如何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我们最少要两三个月的时间，才可完成潜入长安的部署，世民兄须拖延一段时日。”

李世民皱眉道：“时间无多，对我们颇为不利，还剩不到一个月，便是回暖融雪的时候。”

徐子陵沉吟道：“令尊因令兄成功荡平刘黑闼，故绝不会再容许世民兄带兵出征，而一天令兄未解决世民兄的问题，兼之塞外联军随时南下，令尊肯定不敢向少帅军用兵，所以如少帅军按兵不动，会形成南北对峙的僵局。”

李世民点头道：“只要你们摆出姿态全力攻伐林士宏和萧铣，长安没有人会生疑，且春季多雨，不利行军，到夏季发动北攻，合情合理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世民兄可拖延多久？”

李世民苦笑道：“一个半月是极限，那包括回程的时间在内。这段时间会非常难挨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在这一个半月内，世民兄必须忍辱负重，必要时我们可请解晖和四族公然宣布投向我们，那时令尊将更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关中将直接受到威胁，杀你徒乱军心。故只会不断削减你的职权，清除世民兄左右的谋臣猛将。”

李世民道：“那已是令人非常头痛的事。而巴蜀投向少帅军，心理的影响比

实质的影响大，因为若有预防，经汉中往关中的蜀道大不利行军，只要在扼要处设置重兵，来犯者势难越雷池半步。”

徐子陵心中一动道：“得世民兄提醒，巴蜀这着棋，确要好好利用，首先解晖得表明严守中立，以安长安上下的心，然后我们佯做声势，紧拖着关外你们的部队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巴蜀宣布投向少帅军，令尊唯一对付的办法，是抽调长安的驻军往守南线，可大大减轻我们的压力。”

李世民动容道：“子陵此计不用费一兵一卒，非常巧妙。但我还有一个忧虑，就是据我们的消息，以颉利和突利为首的塞外联军兵力仍在集结中，估计最终可达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之众，如此实力，在中土包括我李唐和少帅军在内，根本没有人有正面与之交锋的实力。”

徐子陵想起塞外军旅的精锐强悍、来去如风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如让这么一支部队杀进中原来，造成的破坏不堪设想，道：“对此我们或可乐观一些。关键处仍在赵德言，一天世民兄未死，他会劝颉利耐心等待。而依目前表面的情况看来，杀世民兄已变成水到渠成的事，颉利应不会欠缺这点耐性的。”

李世民以过来人的身份摇头道：“塞外联军的集结虽由颉利和突利催生而成，但也会反过来控制和支配他们，令他们不得不以全体的利益、士气、意愿为重。即使他们没法置我于死地，入侵之事亦势在必发，没有人可改变这种形势。所以即使我能侥幸坐上帝位，这场与外族联军厮拼的硬仗仍是无可避免的，我们须及早预备，否则天下的纷乱将继续下去。”

徐子陵皱眉道：“依世民兄估计，颉利的等候期极限有多久？”

李世民道：“将不出半年之期，由集结、训练、物资囤积到部署沿线的支持和补给，约要三至四个月的时间，此期间颉利会由梁师都之流出面，先攻陷边疆几座关键性的城池，为他们的联军开路。这次他们会吸取过往的教训，不会再逐个城池地去攻击，那样既费时又消耗人力和粮草，他们会从太原直扑长安，把力量集中攻打长安城。只要长安失陷，整个关中的防御力势被动摇，那时他们可从容四出攻城掠地，巩固战争的成果。”

徐子陵感到整条脊骨凉飕飕的，道：“若你们如今仍与我们势不两立，颉利确实大有可能成功。因你们必须布重兵于洛阳、虎牢和襄阳三大要塞，顾此失彼下，对方又有赵德言这位攻城的专家，长安区区数万之众，实难挡二十五万精锐的外族联军昼夜不停地猛攻。幸好现实并非如此。假如世民兄能在他们兵临城下前掌握大权，加上各地大军四面八方来援，说不定可一举粉碎颉利以后入侵中原的野心，那时世民兄可按部就班推动你那‘不服者伐之，服者爱之’，兼爱如一的对付外族政策。”

李世民点头道：“这正是妃暄与我谈话的核心，她指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，如错过了，华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局。”

徐子陵想起师妃暄，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微妙感觉。之前与师妃暄对话时，因心神全被她的仙姿美态吸引，有点糊里糊涂的，此刻离她较远，本是模

糊的景象忽然清晰起来。师妃暄对他是真的动了仙心，且敢于直言不讳，让他们的精神之恋能真实地延续下去，直至永恒的极限，假设永恒也不济至仍有尽头的话。这将永远是他和师妃暄之间的秘密，即使亲密如石青璇或寇仲，他也永不会向他们透露个中真相。他对石青璇的爱并无因此有半分减少，正如无损于他和寇仲间的兄弟之情。他会更全心全意，全无挂碍地投入与石青璇灵欲一致的热恋去。生命至此，夫复何求？微笑道：“那时她仍未晓得我会去说服寇仲，世民兄当时肯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李世民朝他瞧去，双目散发着锐利的光芒，淡淡道：“那时我当然认为没有人能说服寇仲，何况在宋缺、宁道奇两败俱伤之后。可是妃暄却认定她不会看错你，也不会看错寇仲。我当时生出很奇怪的感觉，她对子陵仿似有种近乎盲目的信任，虽然现在事实证明她的眼光丝毫无误。”

徐子陵明白他的心意，哑然失笑道：“小弟是首次感到秦王在妒忌，不过这妒忌实在没有道理的。因为她对你的信任肯定比对我们更盲目，至少从没动摇过，而对我们尚要出动宁道奇，对吗？”

李世民一手搭上徐子陵肩头，叹道：“我将要失去两位兄弟，却多了你和寇仲，这真是我的福气，所以我不用向你隐藏心中的妒忌。因为大家是兄弟，且是同病相怜的好兄弟。不如我们喝两杯，横竖暂时无仗可打。”

徐子陵不解道：“什么同病相怜？”

李世民道：“妃暄就像天上的明月，只可趁她经过夜空之际隔远多看两眼，她永远只属于她自己，对她生出爱慕的男子汉们，只能把心意埋在心底里。日后不论我们如何成就千古不朽的大业，这生命中的遗憾将永远伴随我们，想想也叫人黯然神伤。”

徐子陵终明白他意之所指，更明白自己并非和他患上同一症候，但当然不便揭破，且同意似的含糊地陪他叹一口气，岔开道：“我要立即赶赴巴蜀，与寇仲先一步潜入长安，希望可解决石之轩的问题。”

李世民呆看他片晌，颓然道：“子陵可否多陪我片刻，我忽然感到很痛苦，子陵多待一会儿。”说罢走到门外，召来李靖，低声吩咐后回到书斋，在徐子陵身旁坐下，叹一口气。

徐子陵还以为他仍为永远得不到师妃暄的遗憾而感失落，鼓励道：“世民兄若能令天下统一和平，是对妃暄奉上最好的一份盛礼。”

李世民摇头道：“自我父皇入长安登基，这些年来我已习惯把心事隐藏，不让任何人看破我内心真正的感受。可是刚才和子陵交谈，我竟感到可直话直说，非常痛快，但也勾起儿时的记忆；我和建成太子、齐王均是一母所出，小时关系密切，像现在和子陵般什么也可放肆无忌地说，想不到今天却要尔虞我诈，斗生斗死，岂无感慨？”

徐子陵明白过来，苦笑道：“俗语不是有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吗？有些事不宜多想，只可尽力去做。”

足音响起，李靖进来把一个方形锦盒奉上。李靖退下后，李世民在膝上打开锦盒，取出折叠整齐的一份卷宗似的东西，把锦盒放在一旁几上，起身道：“子陵请过目。”

徐子陵好奇心起，随他移到书桌旁，瞧着他把卷宗打开，赫然是长安城的全图，精致至极，巨细无遗，以朱砂细笔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字，注明具军事用途各种建筑物的驻军和防御情况。此正为宋缺交付给寇仲的三大要务之一，现在展示在徐子陵眼下。

徐子陵大讶道：“原来世民兄早有准备。”

李世民从容笑道：“子陵勿要误会，在制造这张城图时，我从没想过会用来对付自己的家族。事实上这是我的惯性，所有重要的城池均着人精绘详图，否则如何能清楚自己所攻所守城池的强弱。”

徐子陵叹道：“这叫英雄所见略同，宋缺晓得可经由杨公宝库在长安城内发动巷战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寇仲潜入长安，绘下这么一张长安城图。”

李世民点头道：“坦白说，论争霸天下，若对手只是寇仲，而我又能兵权在握，我有十足信心可和他平分秋色，只看谁的运气好些儿。可是若有宋缺与他联手，我是没半分把握的，幸好如今不用再为此担心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现在长安城的情况是否已有改变呢？”

李世民肯定地道：“改变谈何容易？这是长安城有效的防御布置，部分细节可作改变，整体布局未必能如此。我们是沿用和加强杨广的原有部署布置，由于杨广当年针对肘腋之患的心态，所以长安城是天下所有都城坚城中最有条件打巷战的城池。我还曾有个构想，就是当长安被围攻时，我们可故意开放城门，任敌人长驱直入，然后利用城内的防御，把人城的敌人一举歼灭，长安城的防御力由此可见一斑。”

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的人若从杨公宝库杀出，动辄会遭全军覆灭的大祸？”

李世民点头道：“徒凭武力，此是必然的结果。但真正决定长安控制权的因素，要看长安城的守军和禁卫军有多少人是站在我们这一方，最具关键性在于谁能控制玄武门的禁卫军总部，那是唯一能同时钳制皇宫和外城的要塞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世民兄和禁卫军诸将领有没有交情？”

李世民苦笑道：“禁卫军四大统领，均直属我父皇，不买任何人的账。更头痛的是四大统领大多本属我皇兄和皇弟的系统，经他们大力推荐与诸妃附和才登上这些要位，一旦有事，绝不会站在我们这一方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那只余强攻一途。”

李世民道：“看来确是如此。”接着把城图折叠好，送到徐子陵手上，道：“子陵请把此图交给少帅，他察图研究战术当比我更无顾忌和实际有效。坦白告诉你，我在战场上从未遇过比寇仲更善于用兵、大胆和创奇无限的人，他必能拟出最好的策略。”



徐子陵心中一阵感动，先不说李世民对他们的绝对信任，只从李世民肯承认寇仲乃战场上无敌统帅这些优于他的长处，可见李世民具有知彼知己的目光和知人善用的雍容度量，而这正是李世民能当好皇帝的首要条件。

徐子陵把这叠能决定天下谁属和万民幸福的最珍贵城图贴身藏好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世民兄对长安之战究竟有多少胜算？”

李世民沉吟片晌，苦笑道：“若照现在的情况看，我没有丝毫把握，我的信心大半建立在我们的合作上。你和寇仲自出道以来，总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出近乎奇迹的可能性，和氏璧如是，杨公宝库如是，赫连堡之战和龙泉之困也如是。现在我们同心合力，里应外合，以奇制胜，说不定可创造另一次的奇迹，谁敢说那是没有可能的呢？”接着沉声道：“你们有何妙法对付石之轩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只有一个方法，是以身犯险，引他出来。唉！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因为石之轩是我们的头号心腹大患，若这几个月在我们部署未成之际，任他在暗处冷眼旁观和自作主张，那我们的成败不是决定于我们的实力或策略，而是由他的心情好坏决定。”

李世民皱眉道：“你们如何以身犯险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我们打算再利用司徒福荣的身份，寇仲和我当然再化身为蔡元勇和匡文通，当时石之轩晓得我们的真正身份。”

李世民担忧道：“不怕被石之轩揭破吗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所以说是以身犯险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以石之轩的为人，若摸不清楚我们的用意，该不会就那么揭破我们。现在石之轩被魔门各系的人联手排斥，杨虚彦更背叛他，使他的立场变得非常暧昧，此情况大利于我们。”

李世民点头道：“你们的计策一向胆大包天，走奇走险，真正的司徒福荣可包在我身上，我的人一直牢牢监察着他的动静，保证他不会干扰你们的大计。”

徐子陵欣然道：“世民兄行事确是仔细周详，我们可省去很多工夫。”

李世民道：“回想起来，颇有点鬼使神差的感觉。当日得知你们扮司徒福荣到长安对付香家，不知如何我竟生出全力为你们隐瞒之心，派人找到身在塞外的司徒福荣和一群从属，警告他若得不到我的指示，便不准返回中土。现在为安全计，我会把他们软禁，直至他的身份再无可供利用的价值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我还有一事担心，自杨文干造反失败后，我父皇命刘政道于长安城西建宏义宫，上个月终于落成，我怕返回长安后，我父皇会逼我迁往此座新宫。”

徐子陵心中一震，李世民居住的天策府一向是皇宫内的宫廷，位于中宫太极宫西邻，任何人攻打天策府，等于进攻皇宫，可是若迁往独立城西的新宫，整个形势会改变过来，攻打者不用因李渊在旁而投鼠忌器，对李世民更为不利，那还如何可拖延时间？

徐子陵道：“世民兄可坚拒不迁吗？”

李世民叹道：“若父皇以奖励我的军功为名，借此论功行赏，我可出言拒绝吗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所以世民兄回长安后的日子将是步步惊心，非常艰苦惊险，我们只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灵活应变。”

李世民搭上他肩膀，笑道：“只好如此，和你谈话后，我的心情好多哩！能与你们并肩作战，实是生命中最大的乐趣。以前你们偷东溟夫人账簿时，我早有这种感觉，应付杨文干之乱也是苦中带乐，这回大家再无心病，就让我们携手交心，共创美好的将来。成大事者，哪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喜恶苦乐，子陵放心地回去告诉寇仲，我们在长安城见。”

徐子陵告别李世民，离开洛阳三天后，在淮水约定地点登船与寇仲等相见，由徐子陵详述与李世民见面的情况。烛光映照下，徐子陵取出长安城图，摊平在舱厅的圆桌上，寇仲等人同时动容。

侯希白俯首细察，赞道：“李世民手下确实人才济济，这是出自第一流图匠的妙手，精准至一成不差。噢！书写者该是房玄龄和杜如晦，你们看有两种不同的字迹，我认得他们的字。”

房玄龄和杜如晦乃李世民天策府中声名最著名的谋臣，由他们两人落笔写成，合情合理。

跋锋寒道：“这么说，此图该只有李世民和他的少数几个亲信晓得，否则不会劳动像房、杜如此身份地位的人耗时费力去作此等苦差事。”

寇仲皱眉道：“李小子不是说过长安外城和皇宫的防卫是依时轮替，其中情况只有禁卫统领晓得吗？”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换汤不换药。不住变替的只是负责的将领和轮值的时间，而万变不离其宗，固定的关防要塞门镇是不会改变的。”

跋锋寒伸指点在皇宫北大门玄武门的禁卫军总部道：“李世民说得对，玄武门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军事要塞，现在更成了进入太极宫的两个入口之一，一天玄武门未落入我们手上，长安的控制权仍属于敌人。”

侯希白道：“长安街道的布局有如一个大棋盘，街道只有东西向和南北向，前者有十四条大街，后者十一条。最重要的当然是朱雀大街，起端于外廓城的明德门，贯通皇城朱雀门直抵宫城的承天门；位于皇城的一段又称天街，接连分隔宫城和皇城的横贯广场，若我们兵力足够，只要能控制玄武门和整条朱雀大街，长安就有一半落入我们口袋里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若要控制整条朱雀大道，我们至少要三万人才成。”

寇仲摇头道：“不！照宋缺估计，须六万人才有机会赢得此仗。”

侯希白色变道：“杨公宝库的藏兵极限是三千人，加上李世民的玄甲亲兵，顶多是六千之数，以这微薄的力量发动兵变，不是以卵击石吗？”

跋锋寒微笑道：“若李世民没有站在我们这一方，不是由他配合接应，我们



肯定是以卵击石。幸好李世民在唐室的臣将与人民心目中地位崇高，加上我们寇少帅的威名，将合成强大至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，只要我们好好利用此点，在兵变前进行分化之策，必收奇效。”

寇仲把位于城图右上角总论全城兵力分布的一段文字念出来道：“宫城内有左右龙武军、左右神武军、左右神策军，统称宫城六军；加上皇宫禁苑的左右羽林军、左右神威军，总称左右十军，合而成禁卫军。我记得常何管的是左羽林军，难怪当时他争这位子争得那么激烈，原来是直接守护太极宫的四支部队之一。十军每军两千人，合起来是二万人，若没有奇谋妙策，只这十军就叫我们吃不消。嗯！这城图非常管用，我们要好好推敲研究。”

跋锋寒仍在仔细看图，皱眉道：“长安城防的严密，肯定是中原诸城之最，大城门长期有百人驻守，小城门二十人，以十六卫逡巡全城，昼夜接防，只要我们库内的伏兵现身，他们会立即警示全城，并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杀至，把我们彻底击垮。”

侯希白指着左下角的补文，道：“这段说的是戒严的情况，在必要时施行，由承天门的暮鼓指引，暮鼓响起，各处街鼓和应，八百声内，行人必须回归所属里坊内，关闭坊门，禁绝夜行，除非持有官发文牒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，另一头痛的事是秦王可能会被迫迁往城西宏义宫，使他远离皇宫，不但大不利我们行动，更成为敌人在火器相助下明显的进攻目标。”

寇仲伸个懒腰笑道：“我们天生是辛苦命，每次均处在敌强我弱、以寡敌众的劣势下，他奶奶的熊，以不到六千人对抗三万人，城外的驻军还没算。不过这正是趣味所在，如何在这种压倒性的劣局中求胜，就要看我们兄弟的本领。”

跋锋寒道：“我们定要将打击面尽量缩小，否则纵然得胜，大家却是伤亡殆尽，元气大伤，那时如何应付颉利的联军？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说得对，我们睡他娘的一觉再说，明天午后该可抵达飞马牧场哩！”

听得寇仲、徐子陵、跋锋寒、侯希白来访，商秀珣率领大管家商震、四大执事梁治、柳宗道等出迎，当然更少不了与寇、徐熟稔的骆方，给足他们面子。迎进牧场后，商秀珣在书斋接待他们，尽显她与寇仲和徐子陵与众不同的亲密关系，从另一方面看更似表明她和宋师道有进一步的发展。

招呼他们的是由馥大姐领导包括小娟在内的侍女团，宽敞的书斋闹哄哄一片，商震等晓得；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均知趣地告退，留待晚宴席上再叙旧情。当年两人从花园的另一边朝这里遥观赞叹，到此刻坐在斋内，从近处看“五伦之中自有乐趣；六经以外别无文章”的对联，自有一番人事变迁，世事无常的感慨滋味。

寇仲捧着小娟奉上的香茗，忍不住向坐于主位的商秀珣问道：“宋大哥呢？”

商秀珣没好气地横他一眼，微嗔道：“你究竟是来找我还是找他呢？”

寇仲饮一口热茶，动容道：“我从未喝过这么香浓恰到好处的佳茗。”又微笑道：“正确点说，该是来找你们才对。”“你们”两字他特别加重语气作强调。

徐子陵、跋锋寒和侯希白均目不转睛注视商秀珣的反应，因这是寇仲试探她与宋师道最新发展的投石问路招数。

商秀珣立时霞生玉颊，先偷看徐子陵一眼，岔开道：“你们怎有闲暇分身到访，目前形势不是非常吃紧吗？少帅该晓得我必须遵从祖上遗训，不会介入外面的纷争去。”

寇仲挤眉弄眼地向她打个眼色，商秀珣会意，着馥大姐诸婢退往斋外候令，接着道：“有什么事要如此神秘兮兮的？”

侯希白蓦地起立，移到挂在东壁的一张书法挂轴前观赏赞叹道：“宋大哥的字原来写得这么好，挥洒自如，于狂放中隐含严谨法度，非常难得。字好诗更佳——长天一色渡中流，如雪芦花载满舟；江上丈人何处去，烟波依旧汉时秋。不论写景写情，均是妙笔。”

商秀珣掩不住心中喜意，欣然道：“这书轴挂在这里好不好？”

寇仲和徐子陵顿然放下心事。商秀珣与宋师道显然如鱼得水，只要让他们有机会相处下去，确是天打雷劈也分不开他们。商秀珣再也不寂寞了。

侯希白尚未回答，寇仲早抢着谄媚道：“不可能有更好的啦！相配得简直是天作之合。”

商秀珣被他这语带双关的话逗得连耳根都红透，神情动人至极点，看得刚别过头来的侯希白一时没法把头转回去。这位美人儿狠狠白寇仲一眼道：“你若再胡言乱语，不管你是少帅老师，一律以我的家法伺候。”

寇仲眉开眼笑道：“美人儿场主请息怒，言归正传，我们这次来是要向我们的头号红颜知己报告最新的情况，场主明鉴，事情有变，哈！”

商秀珣得寇仲尊称其为“头号红颜知己”，立即改嗔为笑，旋又闻得事情有变，茫然道：“什么事情有变？”

寇仲扮作一本正经地道：“我们与李世民那小子化敌为友，还准备……”

商秀珣俏脸倏地转白，骇然道：“勿要说笑，我刚拒绝向李渊提供战马，你却来向我说已与唐室修好。”

跋锋寒哑然失笑道：“商场主勿要误会，小人等只是要把李世民捧上帝座，而非要向李渊投降。”

商秀珣稍松一口气，皱眉道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待到寇仲解释清楚，商秀珣一双美眸眨也不眨地瞪着寇仲好半晌后，点头道：“这确实是对天下最有利的做法，难得寇仲你说收便收，且看来还比以前快

乐多了。唉！秀宁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众人明白她最后一句话的意思，若李世民与家族决裂，李秀宁势必处于夹缝中，左右为难，而不论哪一方胜出，均会使她心痛欲绝。馥大姐此时一阵风般奔进来，话道：“宋公子回来哩！”

她往外出迎时，神采飞扬的宋师道飘然而至，长笑道：“我真会挑回来的时间！早点迟些均不成。”

商秀珣喜滋滋地道：“他们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告诉你。”

宋师道一派自然地在与四人相对的商秀珣旁边太师椅坐下，微笑道：“我爹已告诉我此可震惊天下出人意表的变化和转机，寇仲你做得很好，提得起放得下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了得。”

众人恍然，原来宋师道是赶返岭南见宋缺，不用说是向宋缺请罪和求取他对与商秀珣婚事的同意。

寇仲哪肯错过机会，正容道：“我们这回专诚到牧场来拜见场主，除报告近况外，更重要的原因是……哈！是怕宋大哥害羞不敢向场主开口求亲，哈！所以由我们代劳，聘礼就是飞马牧场以后的和平安逸。”

商秀珣终招架不住，红晕透颊，大嗔道：“见你寇仲的大头鬼！我没时间和你胡扯！”说罢挟着一股香风又羞又喜地撇下他们溜到外面去。

剩下五个大男人，你眼望我眼，均有种打自心底涌起来的欣悦。

宋师道叹道：“多谢你们！特别是子陵，到此刻我才深切体会到你劝告我背后的真正含意。”

侯希白讶道：“子陵你对宋大哥说过什么话？”

徐子陵欣然道：“迟些告诉你，唉！坦白说，我是不会说出来的。有些话在某种情况下，可如流水般涌出来，换成另一种环境，则怎么也说不出口，我向宋大哥说的那番话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”

侯希白喜道：“那我更想知道，肯定非常感人。”

寇仲清清喉咙，道：“不要岔远，我们这次来本是要请大哥出山，但现在我打消这念头，今晚大家开开心心地吃顿饭，明天我们便走。”

宋师道淡淡道：“若我因一己的快乐而不顾中土未来的和平幸福，你们说秀珣会怎样看我？不要有任何顾虑，大家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在回程途中，我到小谷吊祭过君婣，为她的碑石刻字，若想知道我刻的是什么，你们到小谷拜祭君婣自会晓得。”

当晚黄昏，飞马牧场大堂内筵开十席，牧场内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均出席，包括寇仲和徐子陵当年做下人时的死对头兰姑，现在对他们则逢迎唯恐不及，而寇徐对她也是特别礼敬客气。商秀珣显然心情绝佳，毫不避嫌地与宋师道双双向各人敬酒。

宴后众人各自回房休息，寇仲则把徐子陵扯着，道：“我们远道而来，好应

去拜祭鲁大师，感激他对我们的栽培，告诉他全赖他老人家设计的地下兵库，天下始有和平统一的希望。”

徐子陵早有此意，二话不说地随他朝后院走，沿途的侍卫只对他们恭敬施礼，没有半句说话。

又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晴夜，只是远近山头换上雪白的新装，园中的树木结满冰挂。四周静悄无人。两人旧地重游，想起往昔的情景，大生感触。后院充盈着芬芳清新的空气，天气虽冷，却叫人觉得安宁舒适，后山水瀑的亲切熟悉声音隐隐传来，他们并肩沿迂回曲折的廊道漫步。

寇仲道：“大自然真奇妙，为何水的源头均是从高山流下，且是终年不竭？这问题恐怕天下无人能解答，水性向下，却是始于高处。”

徐子陵仰望星空，叹道：“我们不明白的事多着哩！例如什么是开始？什么是终结？苍穹是否有尽头？尽头外是怎样的地方？”

说着说着，两人步至竹林后尽处崖沿的方亭。左方正是通往鲁妙子小楼的碎石小道。

寇仲道：“我从未像此刻这般忘忧无虑，宋大哥与美人儿场主的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陵少的感情也有着落，我更不用硬着头皮去当他劳什子的皇帝，老天爷总算有点良心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我们应谢天谢地才对。自你这小子要争什么霸后，我们从此没有安乐的日子过，幸好事情终到达最好和最后的阶段。”

寇仲道：“你好像比我更有信心的样子。事实上只一个石之轩，足可叫我们一败涂地。你不是说他再无破绽吗？有破绽的石之轩已令我们数次险死还生，没有破绽的石之轩会是怎样的情况呢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若非要对付石之轩，何用劳烦宋大哥？我也不忍心这么做。唉！或者你不会相信，在我心中，石之轩当然是心狠手辣的人，可是他的不择手段，却并非因他是天生邪恶之徒，只因他想统一魔门，进而统治天下。假若我这想法是正确的，那他该非不可理喻之辈。当他看清楚自己没有机会，破坏我们只便宜赵德言或杨虚彦，他大有可能放我们一马。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我的确很难想象他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既能狠下心肠害死自己最心爱的女人，当然也可能害任何人，包括你和我在内。”

徐子陵沉声道：“他若真是没有人性的人，就不会因害死碧秀心致精神失常。当他见过青璇后，说过一句奇怪的话，他说要向碧秀心认输，所以我认为事情尚有转机。他说毕这句话后，我再感觉不到他的破绽。”

寇仲露出深思的神色，道：“你说出此事，使我开始感到你的看法有事实根据。若你是石之轩，在现在的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呢？他既放过馆馆，更没有任何杀自己女儿的意图。魔门诸系肯定视他为叛徒，连一向崇拜他的安隆亦已背叛他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若我是他，会万念俱灰，但石之轩肯定是坚毅不拔的人，不会



轻易罢手。”

寇仲道：“自祝玉妍逝去，魔门最大的派系阴癸派陷于分裂，边不负且被老跋干掉，席应又丧于你手上，事实上魔门已面临散亡覆灭的命运，至少是元气大伤。仅余者只有依附突厥的赵德言和依附李渊的杨虚彦、尹祖文之辈，就让我们在长安一次把所有问题解决掉。只要剔去石之轩这障碍，其他的我均有办法。”

徐子陵目光投往对崖飞瀑，沉声道：“石之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们很快会有答案。”

寇仲搭上他肩头，往碎石小道走去，心中忽然浮现可达志的面容，美好的心情立即不翼而飞，只余无限的愁绪伤情。

翌日四人离开飞马牧场，南下长江，经三峡入蜀，宋师道则往梁都去，与雷九指和被召来的任俊会合。表面上，除南方宋家军猛攻林士宏的战争外，中土处于短暂的休战状态，暗下为长安之战的准备工夫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得到宋缺支持，四人在回程途中，废寝忘休地拟定全盘计策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，是彻底破坏魔门遍罩南方的情报网。这本是不可能办到的，可是在得到香家那批账簿后，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，香家各地头目的身份全体曝光，其中不少人因顾忌寇仲逃往北方的，则由李世民负责擒人，再秘密送往梁都，由宋鲁方面严刑伺候，从被擒者藤连瓜、瓜连藤地追查下去，紧咬不放，直至香家在关外的势力被连根拔起。另一个打击的目标是向魔门提供火器的海沙帮，其生存之道，是在众霸争峙的形势下左右逢源，现在此一对海沙帮有利的形势再不复存，在竹花帮的协助下，少帅军的水师由陈长林亲自指挥，对以游秋雁为首曾称雄一时的海沙帮展开围剿。

当寇仲等抵达长安之际，香家在关外的情报网彻底崩溃。在一段长时间内，长安在情报供应上，特别是有关南方情况的消息，只能倚赖由李世民设立、庞玉领导的情报网提供。此事至为关键，李世民会令李渊、李建成一方误以为寇仲、徐子陵等仍在南方进行统一的战争，大利他们潜入长安活动。另一方面雷九指通过平遥的自家兄弟欧良材，营造种种司徒福荣设立新业务钱庄的假象，这回有李世民派人出头与平遥商接洽，更是水到渠成，使司徒福荣重返长安一事不会令人生疑。因为做飞钱生意的总钱庄，理所当然该设在长安。此时海沙帮内部更是七零八落，四散逃亡。陈长林在云玉真的协助下，于九江生擒游秋雁和一群海沙帮头领，押返梁都囚禁，拷问有关与梁师都的瓜葛。

杜伏威亦不闲着，兵分两路，分别驻重军于九江和竟陵两郡。前者是兵迫萧铣，叫他不能分兵往援林士宏；后者虚张声势，佯作攻打洛阳南方最重要的军事重镇襄阳，摆出与李世民政势不两立的姿态，且可予李世民有延迟返长安的借口。另一方面，寇仲遣密使往见高开道的头号大将张金树和山海关的霸王杜兴，着他们勿要投降，因为形势会出现新的变化，通知他们李建成和李李世民均